

蠓 蛄 雜 記 第 三 之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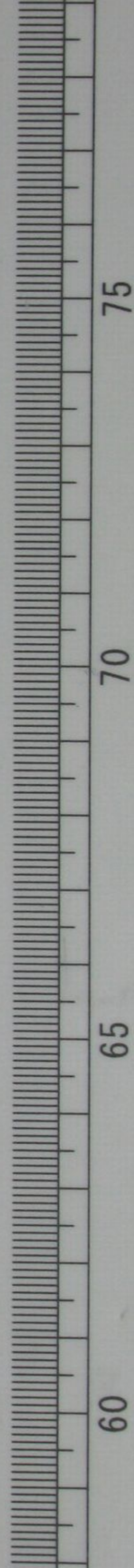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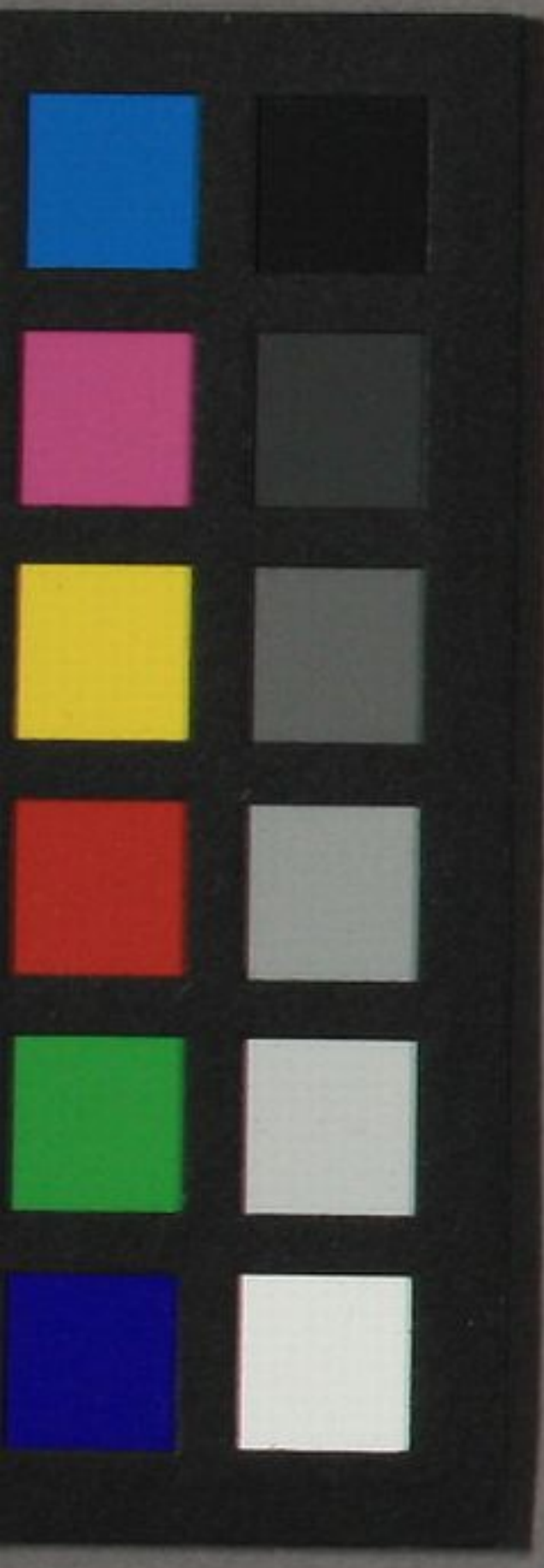
計 六 冊

風 陵 文 庫

文 庫 19

F 196

2



自吉佳已

承蘇

僧夜火  
杖山塔  
揚藥丸  
龜趾



蝟蛄雜記卷三目錄

竹勿山石道人著

孝子蝦

杖山魁

僧夜哭

搗藥人

龜鑑

女扶鸞

采蕨翁

貞吉雜記目錄

F0196-(2)

縮地杖

頭皓雜記卷三

竹勿山石道人著

孝子蝦

甌社湖中旱歲無食漁者沈翁有子阿寶年十二矣  
 翁與其妻謀標阿寶於市而鬻之有滕縣奸屠二人  
 將市為息議直半萬錢沈翁喜謂可支兩月食泣謂  
 阿寶云汝得飽父母吾與汝母又得活盍往乎阿寶  
 私告翁曰彼面脂而目赤深毛壓頸如牢豕然殆將  
 醢我矣翁速歸兒自為計屠者攜阿寶去當渡河阿  
 寶倏然起躍黃流中屠倉皇四顧悔不得肉而已阿

寶之逝也瞑目待盡若有人持其手者命之登岸頓見風日清麗衣濕乍輕視其人髮鬣鬚鬚過腰下俯身一躍死十丈而遙借之入城崇墉非甃石築編半竹如籬落馬遊於王宮千門萬戶皆塵眼墻也頃之王召阿寶入拜於墀阿寶陳捨身狀王惻然曰伍相之忠曹娥之孝中國誠多異人子踏波如席遂能使几上之肉放於江湖捐軀可謂烈矣老夫長鬚君長也昔駙馬都尉稽首龍廷延國祚於一綫先君遺命中國人有浮沈至此者必舉手援之况見之天性過人哉阿寶泣而謝曰父母嗷嗷兒歸亦不能點金聚米也請就死勿戚戚耳王哀之與大臣計一臣建言曰國中無粒食阿寶且何能持糧歸今國中犯法當死者百其身徒葬魚腹矣若遣阿寶衣衛士嚴日驅其凶於甓社湖以饌父母百日後麥有秋勿饑死也王掀髯曰快哉此足以報孝子矣是歲沈翁夫婦正絕食將死聞舟後跳魚聲視之則一蝦鬚冒船尾網取之蝦大剛烹盡一釜夫婦飽終日及明早起見蝦自遠湖至傍舟側仍網如初一小蝦逐其後網勿能

得也默記神祐勿洩拜而饜之三月餘日復如是麥薦新蝦不見矣夫婦因憶阿寶不置翁嘗赴隣訪之則屠者已疫死鄰家初不知市阿寶事越三載沈翁棹舟河口一死屍從中流出衣縈於柁急曳之入船夫婦大駭號慟似阿寶初溺死者呻吟漸甦哭曰兒生也耶兒死也耶父母俱惘惘阿寶述其躍河不死居長鬚國中三年始末父母曰王旣生汝矣何爲復死阿寶曰居國中三年者爲蝦也王今我死則復爲人耳阿寶旣長遂爲巨商今湖中漁人見長鬚而小者名之爲孝子蝦戒勿殺

孫紳泉氏曰生爲人烹不如水死生不能養願爲蝦子不虧體能養志孝之大也有子如此則易而食獨何心哉快讀泣謝數言恐操刀思割之徒淚泫泫矣

杖山魃

黔陽黨生鬼家於深巖以詩酒爲樂山中花草芳馥不名一釂顧吟客鮮往者鬼時倚闌歎息春暮白芍盛開一士翩然而至揖鬼就坐花陰云古夔字舜卿世居天柱山中以君高調風尙畧同故來詣耳鬼試

合吟白菊舜卿濡豪二成詞云東皇一笑花雪落誰  
 餌瓊英變紅藥虛傳一與其尾來仙人豐肌素綽約  
 十年香案侍花王天書欲我暝晶床雲母一屏淡於  
 水嶽輸吹夢歸維揚蘇州白鶴此花種娟月修廊倚  
 嬌寵粉署清郎屢離時當階鶴舞猶珍重謝家吟興  
 冰人壺携取潔醜閉盤盃封姨亦媚風月主雕玉龍  
 聰夜涼風舞卿吟罷索酒嵬引滿對酌美其詩格類  
 温鍾道舜卿曰昔吾始祖太上隱者詩筆高逸在唐  
 人老... 志不逮前徽

久矣嵬以舜卿... 意氣頗洽遂訂蘭誼舜卿兄事  
 嵬流連觴咏數日別去自是數歲不至嵬欲訪諸天  
 柱而未果也一日以事過沅陵觀者塞衢稱有先生  
 而被縛者將理於縣嵬視之居然舜卿也就詢其事  
 舜卿曰吾輩山居祖訓浪迹此間變姓名為蕭有文  
 邑紳畢朴以宣德郎家居聞吾善吟延傳其子吾以  
 醉後失檢調主人婢畢翁來詰又飽吾老拳翁率家  
 僮縛吾行辱於市耳嵬泣曰以弟之才而磨硯乞食  
 以弟之貌而鑽穴言歡以弟之骨力而與納粟郎搏

背殃具也太上之裔其式微乎相與嗷咽及至縣令  
君故畢翁縞紵聞訢劣先生事怒形於戟髯舜卿不  
屈辭轉侵令呼隸以履擊其腮面爲瘡因榜其不法  
狀頃承木焉鬼潛以肉食飼舜卿吟云漫道班荆誼  
生憎荷校身故山飛鳥過不喚畢羅人鬼哀之調護  
旬餘隸擁之庭下脫械將杖忽如破竹聲股半裂墮  
其一足似老樹爲之左右皆色阻令君曰以書考之  
一足者山魃也杖亦無赦竟施責如其數鬼大駭舜  
卿蹙而起仍資假足出縣門呼酒別鬼鬼以詩贈曰

好爲師道耻爲囚何似樽前號醉侯塵市果然居不  
得累卿門戶是風流舜卿大慟跋而去

蔡銘齋曰魃之精靈宜可以避辱而縛焉械焉杖焉  
無得脫者幾疑文者多制於人矣吾謂悅色善鬥羅  
於刑而不悔是皆文者所爲黨鬼不薄其行隣而教  
之河梁執手之風於茲僅見

僧夜哭

毅公和尚者普陵人其俗爲宮去疾年十八而娶艾  
氏女浩水育魚方締其歡而艾性幽潔嘗齋曰守雌



爲宮所犯忿而自縊兩家父母憐艾而責宮鞭扑尤厲宮愧且悔投村西善果寺求祝髮焉其師以非父母命勿許宮哭曰吾兄弟固多嗣續無患卽爲僧非盜賊禽獸行也父母豈罪我哉其師復不可乃躡踴禮佛蒲團跌坐引佩刀切其髮昏絕復甦家人來集慘焉成其志裏所割物瘞之圖其師擇剝曰圖其項命名曰晉鏐字如毅毅公患創者十年七日而愈一既粥夢中時作梵語亦不知其何經一日蹶然創患頓已平將瘞之曰已納之瘡復

義響提師大驚戒以莊嚴相毅公曰晉自有相手足出入定而已嘗適百里求法嗣得瞽瞍兩將傳其衣或問之曰瞽者悟於心聾者悞於目皆佛種也善知識不盡在聰明子有避之禪席者曰縛衆生還而自縛瀾翻亦何爲卒多往僧臘旣高終日無語眉漸低忽一日有小衲青衣七人來謁繞榻而唱其聲動心毅公呵氣如電觸光而滅其夜有哭於屋後者言我一僧也爲毅師所誅毅公曰七情易除一物難化苦哉率其徒入後圃掘所割物說偈焚之蒼

血如珠粒明年其地長旱蓮一本毅公曰分身已證  
果矣吾殆西乎擇日當寂謂弟子云吾以不孝爲僧  
絕人道其延諸善男子爲嗔孝經補吾過從之及期  
瞑而寤曰西方多火化人吾不願燔骨其用儒者法  
明衆生返土之義母以舍利惑後人遂逝年八十一  
洪穉存先生曰毅公以疾得悟非常妙諦只在人意  
中此吾教中來者也夫善割愛者方能兼愛善憎  
倦於靈根比之分身其視依人作計不甚愛惜者真  
糞壤矣觀其回首遺言不爲詭異比邱之砥柱歟彼  
未全乎人全乎子也則何以見佛祖

搗藥人

明珩蜀童其母夢玉兔自月殿奔出走匿其視中覺  
而誕珩字之曰月騏生數歲媚秀如好女慧質過人  
其父故士流教之成頌嘗謂人曰興吾門者此兒也  
尋以燈節夜遊爲盜所略警漢中時年九歲矣有梨  
園師見而悅之從主人乞爲弟子倍警直主人忻然  
月騏以色殊撫鄭旦學三月竿頭進焉諸小伶陳伎  
廣場未有解語月騏出循絃赴管雖一顰笑俱妙趣

入神觀者歡息以爲瑣子骨天成非凡度也十四五  
歲名甲他部遂遊長安時聲伎標榜過於學士大夫  
京師語曰達官揮汗下車待旦月騏雖不喜見貴人  
而呼吸承蘭息者日盈其巷卽不妄交接擲金逾果  
矣越人詹生余尹者少淫於書嗜欲頗淺襪被如京  
將寄籍馮翊奮秋翮或携之城南樓觀劇消晷惟見  
一闌掃粧者艷過閨閣忘乎其爲畫眉郎也歸若  
迷百想俱廢於後晨餐而往求昨所閱艷得半日晤  
如遂生平慰饑渴也寒煖不殊風雨亦至囊資忽盡

時典敗斐然此間米貴養娘主人主者脾睨布衾將  
議逐客矣朔雪飄瓦生肌粟加縮蠅而登場巧笑猶  
引領望焉無何見冠鹿皮一童來詢姓名及居停所  
十罔然答之歸舍主者索逋方急旋一官與踵門擅  
帷穴晶怒羸衝淖雨奚奴挽主人出徑詣詹生房生  
視其容貂帽襦裘儼貴公子也叩所自來客笑云數  
月觀面何至遽忘生恍焉有思轉不自達客曰明月  
騏吾子眼中人也覩悅已之容亦念知己之意乎生  
大驚喜曰是矣是矣握月騏手涕泗交頤月騏曰君

爲名乎曰然然今亦困矣安能自拔耶月騏曰僕知君困故相迎耳命奴出白鏹完生之道袖生手同載去入室書舍瑩如爲生易狐白裘並治衾枕晚薦其寢日報窮士知我不敢私其德戒旦起課生讀如畏友十日而持一紙至代生營子生矣是歲舉子午榜月騏爲生送行卷執贄遍木天一戰乃捷試校書館五年而筮邑得中州嵩縣生年三十餘月騏裁二十許將邀之赴官月騏辭曰僕有父母在蜀歸省未能徒拳拳於愛我者如大義何生曰自豫而歸亦兩全也夫歌臺如水滬人景俱幻雖韓香何粉祇媚軟紅以卿之明不宜復戀此耳月騏悟衣婦女服五更潛遁恐爲豪家奪也旣至縣生呼妻子出拜比鴈行焉月餘竟還蜀訪父母悲慟傾筐以獻父欲室之月騏曰換形之徒以五倫爲戲兒又陰人相動學爲人妻不夫久矣何乃尋巾幗遂不願娶一日復之嵩縣與詹余尹別曰大千界一優場也君功名中人當可游衍僕不列四民無廁身處聞嵩仙多仙人將尋我契矣揮手竟去三年復見夢云比逢月戶遂躡天根

回憶往緣都非凡想僕前生搗藥人耳清虛府中常奉清光矣願君不昧也詹泣持之聞鷄怡悅而已徐尚之曰優之伎倆每不足觀以其面目假也月騏無一誑語庶幾神仙之徒彼遇奇士而不交溺名場而不退庸庸者其不必怪而紅拂之豪朝雲之慧集於粉郎一身則尤難能之然詹生何修佳話不朽或曰弟爲明視兄則蟻蟻其穴同也信哉

龜鑑

九江元繼緒飲博無行村落男桃雨媽春香風四掠連燧菜花芳發魄搖搖如欲暝焉偶凝其眸中田美人宛在啟齒便謔招要歸室中興極逾蕩叩之云黃采采仙婢也合與世人接元因納之舍藁礎無力采采病之繼緒之嗣萬泰頗賈淫勇竟聚麀焉繼緒忿極出門乘舟將上峽晚泊武別山下怒火炙背自肩及尻黑皮漆如登山徘徊禹廟老道士倚簾賣卜悄焉獨叩並訴心情道士曰采采非人君之子亦殆矣出所畫故事一幅極穢褻妖女菜花滿頭若求偶狀而死狼卧其下曰此卽君礪齒人也繼緒憬

然悟將歸職道士曰去恐不免當載寶行以小鏡爲贈囑云匣開外向走諸妖物橫行江湖問吾道大明矣但靈光不宜自鏡恐爲形累耳繼緒拜受之撥掉歸入門見采采方乘萬泰鏡之滿屋間菜花香而艷影滅沒矣鏡萬泰墮地死卽化爲狼鏡藏則猶人尸也繼緒自神其鏡債術於江黃掃精魅如籙鍊師禁咒歎息拜下風矣初歸州香溪古明妃村民家生女多不妍相傳艷色爲前輩奪有賓氏女自淮東來售胡粉芙蓉瑩面光澤非常村中遂爲之易貌而賓氏色殊麗狂少年竊竊冀有所私卽顛痛如剪疾不能起或疑賓氏爲蠶乞繼緒鏡治旣至賓氏方食出鏡駭絕爲黑蚌中好女子焉賓氏莞然曰吾族多仙人不爲淫慝燭何爲子師乃毆魚之獺雖恃其靈秘發不能收耳吐墨珠如龍眼者照繼緒毛髮皆豎賓氏詫曰元君乃如吾相繼緒恐忘道士之戒掣鏡自視則身爲巨龜悔恨欲絕賓氏曰見子之形失子之心羞自鏡者烏能鏡人風雨晦眩奪其鏡飛去繼緒瑟縮還里不敢廁人羣云

吳雲衣曰元氏之鏡自用則小元珠一吐遂能奪其  
智而擢其實賓女亦靈矣哉黃采采以花草之精敗  
人門戶固當如靈運之鬚急剪棄之母待狼子登床  
忿而求過

女扶鸞

天台承大裕字齋如迂過一巖以慙受詐或題壁諷  
之云執禮則苛治詩而固我其迴車避迂者路雖  
其訕笑不謂然也承有二女長伯璆次仲琳皆

美承不輕以字人云女子不字註與爲寡

之謂婿一絲之牽承也承可不慎歟承

時鏡於版忽憶門前大槩樹可用急以鋸

數椽拆所居屋木償之雪中乘小衛行林梅問以

句索竟曰衛旋斃冰辰夜歸獨行十里外逢營卒荷

戈者疑爲劫自獻其衣帶皆迂態也一日過鄰社有

召箕仙者悅其通神再拜乞其術師給之符隨意塗

乙咒如山歌承晝夜捉筆未有靈意恍然曰左右無

人執捧仙椽呼他人予卒無應者復詣師曰室無雜

賓將以二女扶鸞可乎師笑云何爲不可但多致女

仙耳歸詔二女伯璆謂紳琳曰父之樸誠妹所知也  
盍以鸞諫乎仲琳曰仙不至者終日投地誠不忍呵  
翁委頓代仙也酬勞請以剛曰屬姊柔曰妹爲之遂  
侍此席承方屏息書符紙灰乍飛桃筆走春虵矣承  
叩頭請仙書坐勿跪旣坐仙書飲勿醉醪酒少許承  
問仙號卽大書云望夫山人千里草蕭駕鶴兩隻丁  
在戊腹承不知仲琳云可是女仙董雙成報去解承  
驚其敏捷因問云旣往之事某尚能記憶請指示教  
端昔童試何題書蓋字又泮飲何年書卒字伯璆云  
意似不可測父能了了耶承瞿然曰仙豈妄哉吾初  
試於縣爲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題試者謂無虛字理  
非蓋而何吾泮泮之歲册注十八實則十九非卒而  
何往者惟汝母知之若輩固不解也承因問青紫名  
書云請以一丸去公之全滯則可得半通承又乞丸  
書云來於何國往以他山豈有金丹曾無瓊笈天物  
以滯而蔽藥能丸則圓試向閨中之二難堪求掌上  
之一得遂停筆二女曰鸞去矣承旣拜送問二女以  
進取之事伯璆云書自我讀官從外來簪纓之心虧



人經濟久矣請無中熱仲琳云耕田課徒能事易見  
一行作吏驕吝循生故仕途艱也承竟悔不敢有功  
名心後有蘇李二子求婚於承氏者承以其兩翁蒙  
士怨賦斯飢而文譽並高意疑未決策將叩於仙仲  
琳謂伯瑒曰登壇數言雙鵬落矣姊助我箕行飄然  
得詩云綠髮多情也白頭石橋只度海雲秋無端刻  
劃桃花澗笑絕曹唐是水牛承再拜書奉吾姊妹乃  
劉阮二家仙偶也承問蘇李二生稱門楣否復書一

絕云玉潤何

蘇生別儻孛生奇若教仙呂

追劉阮又是胡麻飯孰弟承命二女亦拜送曰二仙  
子爲吾兒相攸矣遂定婚議先是承妻故有瘤疾一  
月頷下碩大如覆盂無能醫者或曰仙多禁方宜善  
治承喜呼二女從事質明鵠立箕聲寂然承惟率二  
女崩角而已將瞑箕忽飛動書云鮑姑至二女相視  
不知誰狡獪承以疾叩書曰稚川先生在門可求之  
治也送鮑仙出見老叟荷一囊至延之醫瘤叟笑曰  
吾販黃精歸耳焉能爲越人承與二氏跪而請叟驚  
而走遺扇帶二尺餘承疑乩詞戲我二女殊悶懸帶

於房中其母夜夢帶化為蛇繞牀數匝懼而寤瘡遂  
小旬日痂結而脫旋失其帶承舉家頂禮鮑姑仙也  
蕞塘氏曰迂儒信心之過慧女憐之真仙亦憐之巧  
者拙奴理則然矣且巧有時而窮如二女者勵父之  
志完己之身而不能却母疾之智有所短也微稚川  
來恐承君終薄箕仙而不信竟以假而名真真者神  
假者化不亦異乎憶吾在塾時任扶鸞職師儒叩禱  
滿堂吾以隻手爲幻或詩詞儷語稍雜機趣求仙者  
咄咄稱異後竟有驗者仙乎人乎並述於此

采蕨翁

南詔時哀牢山東西多雉經之鬼蓋夷人重利欲輕  
性命或以爭閒田求肥布不遂鬪舌角力辱在下風  
又或竊食牛馬爲他人覺否則叱牲苟合狃於所私  
如是者皆以身殉惟是鬼喜陳因始子黑鬘白蠻其  
風厲行波及盍簪之士先有刺史普是洋者仕鳳迦  
異朝驟貴而驕鳳氏左右勿與也揚言曰普子多金  
而自封遑恤其上鳳氏怒將黜辱之是洋年六十矣  
齒牙脫落將盡縊於床歿後時露半影駭人風雨之

夕號廢寺曾附乩仙云代吾者十日視十手指也至  
異牟尋朝政事委之節度馬鳴鳴故人嚴自珍者其  
先楚莊躡開滇池避漢諱爲嚴氏珍敦尚氣誼交滿  
一國士大夫無間然鳴牧螳螂川以過謫投荒鑄銅  
柱自贖適珍長其地遂訂張陳交鳴執手如醴一奴  
飯一馬芻必喜曰嚴公愛我珍值鳴至領倒篋篋無  
所吝惜甘爲貧吏焉異氏冠蜀鳴以俘獲萬人勲擢  
節度珍爲屬邑頗仰率德意鳴殊做珍不調然有謔  
珍者云波謂使君舉趾高必爲莫敖之續鳴勃然曰

是烏敢捋虎鬚哉言子民奪珍邑而幽愁之珍不  
能粒食卒妻小采蕨于山歌曰蕭蕭兮風殺予蕨有  
苗兮薺如官大邑兮勿艾居日荷鍾兮腹空虛空虛  
兮誰懟生不才兮骨不愛山之魍兮解珮楚莊之孫  
兮痛千載歌罷哭以永日蠻人哀之一夜以束帛自  
經題於襟曰旣無生理安得全歸逝也普刺史求代  
勉從其請寄語馬君今日畏故人矣將殞天大雷電  
失尸所在馬鳴懼戮譖者以報珍同時漢太守夏侯  
露亦有幽憤者謂所親曰仕宦多數窮耻不與嚴公

並命以金屑酒自鴆而卒元時青城山道士見采蕨翁龐眉皓齒携杖來詬云吾故南詔令嚴自珍也死於友帝憐无妄遣東方震神甦之今得與地行仙遊矣遂不見

易亭太守曰自珍不得不死不可不仙馬鳴若以功名終則又一張耳矣普是洋學率善類以爲滯魄解嘲殆爲鬼而不仁者餌金之夏侯露錚錚兩言雖死不同道志則一焉從鬼簿索知己又其難也

縮地杖

宣州敬亭山寺歲久頽廢僧亡鉢佛負墻樵者於月夜見巨蛇蜿蜒噴霧蝕山半引捕者弓矢蹙之突入林麓不可弋有睦州人房君駟者避仇僑寓於宣登謝公北樓蒼茫徙倚瞥見山中黑虬矯首因詢知蛇異扶策八山無所遇大雨黯塵市隨憇破寺薄莫滂沱不能出假寐惶怙則道人跌坐其上接佛龕焉君駟頂禮畧不爲動徐云子何往耶君駟云僕無住人也將無所不往道人云子安歸耶君駟云可歸則歸耳道人云子濟勝之具何如君駟云吾困於荒邨但

能陸乘小驢水藉輕筋而已何具爲道人云子亦有  
豪思否綺思否君駟云我捫心本自無之或按時而  
坐卽境成幻則有之矣道人點首云真吾弟子也當  
授子以術携手寺後抽竹枝於石罅間云此卽葛陂  
之龍世稱縮地杖也子持去隨意所得輿蓋當還此  
言訖不見君駟自念妻小在安得訊近耗以杖投  
地纔變爲駟乘之卽已抵里門入戶妻方伴甌食蒸  
芋相見各契濶妻訢云仇人某索君不得修怨於伯  
氏誣以姦宄事汝陝西賊更爪蔓及婦人擊試者半

月矣乃今得釋君駟泣下云僕之罪也夜分詣仇舍  
則其人有慶幸事陳雜戲於庭燕衍之樂如貴人家  
君駟謂驢曰龍君爲僕不能忍者盍飛去乎驢直豎  
雙耳呦呦鳴逕奔仇宴所華燈綺席蹂躪無餘地客  
或曰此山中孽龍也請出漫器厭之諸穢盞酒駟乃  
作霹靂聲變形爲常山率然拔屋起天半設謀之客  
暨優伶數輩爲蛇尾所曳落四十里外草湖中天明  
匍匐歸仇之家大震恐然不知君駟之狡獪伎倆也  
是夕君駟乘駟逕赴陝裏蒸芋數枚去由淮汴入潼

關門尙未啟訪其兄秦中軍籍兄荷戈將出門猶未  
晨餐也見君駟號慟交作曰弟至此夢耶君駟曰誠  
不忍獨對荆花來起居兄耳進蒸芋啖兄兄云此鄉  
物也弟乃遠携來餉得非幻乎君駟曰假若歸於故  
鄉食瓜剝棗亦若是焉已請嘗之以志其異有頃驢  
鳴不已揮淚竟別去行至代驢爲盜所掠君駟息道  
旁不一時駟自至蓋盜爲人所追疲於奔走故奪駟  
以遁初甚狽捷捕者無如之何陡臨深溪駟墜地變  
爲敗竹漂去盜躡被執而駟返焉先是君駟之友婿  
戚二郎爲五城坊使遂訪之京兆至則戚以贓被議  
謫遼陽軍君駟出居庸飢甚逢老叟拱立與語叟視  
駟而笑曰籜翁籜翁爲汝途窮出餅餌遺君駟吞其  
半卽如宿飽抵遼見戚二郎相悲互慰二郎云此間  
聲伎頗都請爲君致之君駟曰歌楊柳枝酌葡萄酒  
旅人當如是矣招兩姬至君駟悅其一因陳鄉里並  
叩遊踪君駟曰僕江南睦州人此姬云睦州使君非  
某公乎君駟云此卽破我家者恨不生決其首齒及  
何耶此姬蹙然曰卽吾父也生我之辰易家人子以

爲充問我夷於僕息又逐之遠方覩爲狎女父兮忍  
哉君駟嘆息遣之二郎謂君駟既有遊想何不馳騁  
城外而守轍爲君駟云遠到吾未之能但當遵海行  
勿徒循墻走耳若聞粵滇黔直凡席間矣拱手去至  
海濱駟卧地不進君駟呼曰龍君將作舟楫耶倏入  
水變爲枯植君駟躍而上望登萊若洲島抵日照境  
視江河入海處放吟云孤槎橫絕水南東欲趨青雲  
喚白龍眼底圖經如指掌腐儒千載辨朝宗至浙東  
有吞舟魚逐諸海鮑見植駭絕返走固疑君駟爲  
神各跣拜不已屆閩界女子求共載植亦泊其前如  
有待者君駟乃從其請女紵飾古艷自裹餼以獻且  
致辭云妾陳家金鳳爲王氏宮人胭脂山其已事矣  
劫後鬼爲仙茲將朝南越夫人夙與君有共濟緣耳  
植行如飛瞬息見五羊城郭女辭去留紅玉纏臂爲  
贈曰請君示世人知妾不徒死難也君駟有童子師  
書幕於廣遂登岸訪之適他去不值還行道觀逢老  
嫗持一紙至云葛陵君來識卿爲壺老高弟吾便禮  
兩頁可擊至滇池縣天女城李氏姊席中送訖卽索

取茯苓成嬰兒者付廣南客攜至蓋將爲無煩夫婦  
調攝也但卿棹灘江此植無濟吾口刻爲小艇命瓠  
兒駕之卿可行矣外小童選三寸許君駟問姬姓氏  
答曰吾兒鮑靚也尋失所在君駟還不見前植却一  
童駕艇延佇笑謂爾瓠兒否點首而已殊無一語解  
疾如箭將舍舟而陸裴嵬岸語其艇忽沉沒須臾變  
爲巴滇小馬浴而出瓠兒浮去乃是無口匏遂乘馬  
至天女城向夕投書於庵明日獲一紙云寄物已去  
客歸途當邁惡物黔中大風洞近日狐龍踞之必

君果下駒又封豕助虐君恐不免吾如鮑妹教遣陰  
兵衛君度不可脫呼天女者三吾當自降君駟甚惶  
怖不得已入黔馬忽嘶叫知是厄至詢之士人離大  
風洞剛三十里許見黑雲如甕白遠飛集風大作馬  
絕塵奔空中有戈甲叱咤聲電光射眼人馬並落澗  
中天下如雨菩體非利鏃是豪猪之鋒君駟大呼天  
女拯我見赤雲西來風倒捲入洞豁然開朗見一劍  
截豪猪於澗前若有物叩頭云不敢塵霧旣收一無  
所覩君駟稽首謝天女之祐願所乘馬汗血而戰雖



放遊汗漫此際殆驚破胆云隨復至敬宣州敬亭山下馬尋道人杳無去住跡馬亦入林不復出也君駟遂爲健步一日能三百里殆遇仙之驗

雜記氏曰落拓無聊忽遇奇人贈奇物仙鬼遡千年以上程途計萬里而遙何其壯也若仇家之客辱在菰蒲賅吏之見飾其容首猶是塵中苦趣無閑物外間情房君始不屑道矣

汪雲壑曰爲駟爲馬爲驢爲蛇爲虵皆是杖也  
有此何不可爲狐龍也天女多事保護客長  
遂合壺公免慢藏之譏君駟無懷璧之咎然亦僥倖耳狡獪仙人宜以此等爲鑑

蝮蛇雜記卷三終

貞吉作已

虫虫杂言卷四

竹勿山石道人著

菜子閣定

目錄

蓮花盞

婢骨

龍母

粥鑿

池面字

麻二郎

種陰菌

魯仲連

三筮睽爻

棠三傑

釘蜈蚣

嶼語雜記卷四

竹勿山石道人著

蓮花靈

遠公在廬山所時蓮花忽萎其二根如敗絮各有小  
 龜如錢者藏焉衆僧云彼不游其葉而巢其根此蓮  
 花之靈也送之江湖蘄州漂衣女烏氏掬水得二物  
 歸貯水甕其母夜渴起飲水盡吞之而有娠孿生丈  
 夫子長榆兒次茨兒十餘年茨兒適粵娶撞人婦別  
 爲童氏榆兒不治生產好刀筆世隱於東唐成汭爲  
 盜時榆之後烏可大者於淵藪借交泐帥荆南延可

大入戎幄納不善文墨章奏悉出其手僚吏黜陟亦操券屢為納贖貨軍中號為高舍人炳水死可大懼為人誅挈家竄會稽子孫猶以筆食署於門曰刑名家吳越王起浙東國中草創就其家錄唐律可大之孫賜國姓為錢元宗名噪十四州所居刻蓮化於斗棋間云先世安樂富也諱言龜名曰家寶錢氏入宋朝廷徵其宗人元宗喟然曰有金足矣何必鏃戈之為榮改姓金氏仍治宋律元宗有子名纂之弱冠干諸侯以文巧得譽望所在盛輿服僕從如貴人嘗謂

人曰唐時幕僚猶寄人籬下今者節度之庭簪冠人長揖不拜而柄生殺衡子奪橫絕烏府刺史二千石以下如子弟之奉父兄發言成雷風行郡國士顧可不讀律哉自是益恣肆無忌湖南宣撫使某聞而惡之廉得募之挾詐不法專請於朝械頸杖舂配沙門島其在粵為童氏者尤姦究嗜利不容於撞人徙滇夫理其後依戀為童姓流人沈君娶童氏女其族遂附姓沈段平章之世有沈昭宇蟾度者亦治蒙氏律驕橫與金氏略同而門內行薄事發鉗於市終身不

齒偷羨之裔並衰云

程抑谷曰吾在大理從民家癡窟中見討沈昭傲文云  
鍾人族望賴子生涯業雖託於技童氏必從其實  
沈頗多衣鉢獻幣於二府之師遂有濛濛濫觴及百  
蠻之長當獄成而引律獠祭終朝聞公至則趨風蠅  
營卒歲旣而虎威可假噉鞭扑於胥徒龍性難馴行  
豪礎於爾僕閭人爲之按劍民膏由實而來王者命  
以脂車客淚沾襟而去遂乃攜朋索笑肩承翡翠之  
裘擁妾居奇腕脫球琳之劍放派設之利波及抱關

言密醜之歡藉爲長枕髻香小婦錢樹方華銅臭奇  
男智囊自裏腥聞邏卒類爲逐客之詞詎託鯨官更  
作浮家之計嗟嗟蓮花幕下曾見斯人楊柳門中竟  
爲異類雖結薦紳之契終貽案牘之羞是用集翠幄  
之斧斫青氈之杼鼓俘而不殄姑云熨在西方廢  
以長終豈有鄭爲東道斯亦言無罪而聞足戒者已

婢骨

陰少連蜀仁壽人嘗客大梁值歲禮買一僕三婢僕  
名駒兒十三歲而駿發婢字箏箏瑟瑟阮阮皆破瓜

年少連爲之易衣置履澡髮搓肌光豔熊熊駒兒故  
清喉善謳諸麗曲又趨捷能爲跳舞雜技少連愛之  
語稍及藝卽云不以薺往而以茶來君亦何情乎少  
連竟憐而止及歸三婢俱有寵而瑟不如箏箏不如  
阮少連之大婦羅亦美風調嘗請甲乙三人少連曰  
有絹百疋不買瑟瑟有金一平不換箏箏胡麻一飯  
方見阮阮夏月晝時忽見駒兒行日中而無影怪而  
問之詢兒云昔吾鄉五月無雨旱魃附在吾身因感  
虐治者取魃影於日中吾慮愈亦失吾影也少連笑  
曰信然毛詩旱魃爲虐當作如是解歎駒兒十六歲  
時中夜作哭聲詰之以魘對門前突至一物如羊黑  
鬚白睛奔駒兒駭且號出戶物逐之入池水俱沒泅  
者赴救僅得駒兒衣視襪履如蟬脫焉少連悲咽疑  
爲前魃所傷矣後五年遊梁憩舊館迴憶駒兒物化  
悄焉復悲入夜駒兒褰帷入少連曰兒已爲鬼得毋  
怨耶駒兒歎曰始吾事君求爲鬼而不能也今始卽  
真耳少連愕然駒兒曰昔河南大饑殍及童子司土  
神慮吾尸爲人所食沈之河而冥中方嗷嗷議賑千

魂野處羹飯又無遇梁孝王為鬼僊授鍊陰訣骨立而形成約曰為飽殤三年復隸地府也曩所見羊為鬼之精追我幻質主者以三年中事人無過令試職校魄耶猶人問小坊使矣少連曰鬼遊人間得死妄耶駒兒曰鬼多於人良莠備具即君家阮阮亦其族也少連不信駒兒曰身任點鬼之事敢備官而忘出青囊檢之白骨無數云此皆掌中魄也取一小骨投少連曰歸而置阮娘之頂當有異矣即辭去少連歸阮阮疾已革與而請曰觀厥人世之人求鬼不得君憐我若仰之速逝則妾以死為生矣少連悟其意取骨納其髻中倏然而滅脫如駒兒

默齋氏曰奴婢三年竟不妨主鬼之良也駒十六歲試職為郎安知阮不為命嬪往在京師旅夜說鬼時一客從容曰吾不知談鬼者幾人是見君又安知我之非鬼乎因語陰少連事咄咄累曰

龍母

彭澤縣曹厚基五十線且獨小女夢娥年十五性柔謹融融承養猶愿子也邑之紳魚府海者字鯨侯先

守瓊郡航諸貨實引疾歸金穴已深而身無窻爰地  
言青鳥者盈其庭廬陵文則敬與魚交偶行厚基所  
牧隴旁躍而前曰牛眠乃在是哉召厚基議執不肯  
驚則敬曰魚大夫威名嶺嶺亦聞之矣塊土之獻結  
富貴懼公何不達厚基云非某違命先人遺主也雖  
饑餓不以易米則敬曰聞君五十無嗣實此何爲且  
以不讓見怒於大夫尺地卽非君物安得終據乎厚  
基忿曰子爲鯨候家豹乃向非其主作吠聲耶魚大  
患命僕執厚基敬前觸其胸厚基故能搏以則敬

倒並拳諸僕叱咤歸夢娥知之泣曰貧人無罪有勇  
其罪父手搏數人魚氏訟有詞矣如後患何未幾縣  
隸捧符至以黑索拘厚基去令君奚必陶曾假魚數  
千萬錢未償以是欲結魚窮厚基得罪狀趣大杖之  
厚基忽爭曰門狼同罪獨撻無罪民刑爲官乎爲私  
乎令勃然將繩以兇惡法厚基當配逐付獄卒是時  
夢娥入城視其父風雨驟至憩路旁尼庵先一娘瞑  
目坐地鬢髮起香霧翳息如雲瑛須臾拭眼見夢娥  
大驚云好女子惜父爲囚矣夢娥泣訊娘曰破家縣



令而村民折之行適遠方笑笑弱息呼天奈何哉然  
能母吾吾救汝父夢娥再拜曰兒勿敢忘婦率臂行  
雨甚而衣履不濡城中街市正囂如無人境入門樓  
息又一尼庵供帳咸備美饌餼香杏不知其來許衙  
鼓二更婦以小樹枝授夢娥又刀圭藥一哀戒云宜  
往狴牢瞰汝父但由隙入自無所阻掃樹則光可炬  
杖處膚裂藥擦之而出無得語言是夕厚其棺殮吟衆  
囚中若夢其女為盛來者而不能訴所苦既寤創痛  
遂失又數日書方永歸復語夢娥曰奚令之妻鄭風

有珠癖又善吼懼其夫見蓋行苞苴而脫父於難出  
明珠豆顆者二云此可為獻物夢娥蹙然曰抵隙之  
行至今心悸朱門書開身非賣珠娘何力延緣也婦  
曰驥兒昔葉法善教明皇隱形或露衣帶為人所覺  
者戲無理矣此行而致擲掄吾女豈母教哉取方諸  
脂調筆畫女兩眉云官衙呵殿多驕陽無能覲子者  
遇陰人則相見必悅因教之語夢娥從之陽烏既西  
鄭方倚簾凝盼一女逡巡自外問入丰格殊儻延之  
坐乞屏人語先獻其二珠曰我曹夢娥也父為大尹

所惡將投四裔我破家得二物求孺人一言不可當以死繼之耳鄭連諾曰是何難吾受汝珠卽爲汝投三日當報命矣夢娥謝而返其夜鄭呼奚君責之曰曹厚基何罪寒乞之徒以好百姓皮骨求媚豪右已遭神訶又已甚而文致之竄數千里外妻孥號隕誠如是吾不知死所奚君謝曰藥石言聞之已晚及茲補過何如且而升堂出厚基於獄曰疾痛深矣當暫歸厚基感不知所以還家實不意夢娥猶在城也隣人或言魚氏乘其爲囚營生壙於隴中者覘之而

信夢娥亦至偕一中年婦曰吾所拜母神人也先後拯父皆母之訓厚基涕首謝之婦因教厚基掘籬濶於壙前爲三日誓有事當自來援言畢不見後一日魚氏詣僕掖拳師以來文則敬亦與父女皆罵羣兒竟縛夢娥將糞其口耳厚基力鬥僅以身免霹靂飛於青天婦忽下以一指解脫女揮手震魚氏壙地裂爲潭拳師與諸僕有陷而死者餘人駭奔十里遙嬾戟手罵文則敬曰毛色未恠輒號堪與家壞人之門斬人之廟業海中多汝輩矣阿婆至猶掩飾耶掘其

首化爲老狗嚎而逸去婦謂夢娥曰身是龍母子卽  
蔡霞秀才霞時遠出吾醉後喜燕人血天帝謫之鄰  
陽湖兒遇吾有緣聊以劍仙術遊戲人間耳今返湖  
矣雷雨大動而母逝焉歲餘冥令偶爲鄭飾粧見二  
珠奪魄詢所自云從珠婆售者令訝非凡二珠忽跳  
起分入其兩眼眶在室則毛髮能察登堂不見一人  
尋廢

星堂先生曰龍母跡類劔俠世有急難之子無不乞  
爲其兒願以珠納賂柄在房帷計何下也或雷電之  
父降神訶責否則七首斷髮怵人夢魂宜可視貪丑  
之贍而使之奉令不違胡不出此日役於妻者以妻  
臨之其妻有意中之珠不可言也其夫有目中之珠  
又安可道哉自有奚氏珠恐交甫懷中無此靈異其  
死也當如貓睛爲獅負焉

粥斃

婺源賈饒本寬有子未室門楣遍求言星命者謂君  
佳婦江頭飄泊人當有所遇時有編木於湖南者本  
寬將置其貨腰纏以往買舟蕪湖逢字卜人拈凸字

測之云陰中之陽人中之賊能爛其頭縱橫平直舟人妻子俱善理楫有女笄而慧凡晨夕盥沃羹飯皆所親授本寬愛之小孤山泊舟一女尼修眉俊麗向客稽首云移錫歸武昌將赴茲航便本寬家故俊佛僧尼嘗踵門見此尼繼一褰一足爾憐人以商舟翁但云惟客所命本寬曰江行固周防匪人佛氏女師宜不現盜賊身也竟許共載隔門而居尼在舟頗嗜飲噉肉偶入市還出囊中金挺示本寬云黃注南某氏娘施此飯僧者將以黃易白而無售處君幸通有無卽亦不計直本寬遽以銀易之固好金也舟行泊湖口野曠船稀遠鐘初動尼忽闖入本寬門中燈熒熒然人未寢也本寬疑其醉無行尼叱云僧謂我守雌者耶吾業綠林貌縮流比邱尼乃其變相今斷黃間稱鐵棒子者卽我是呼舟人戒云取饑氏囊中物汝輩母張皇人舟且碎因示以繼柄中鐵棒舟人父子俱戰栗本寬知誚盜已久命懸於棒卽乞免死尼不可本寬泣曰盍醉飽而沈我於江猶不許舟人女代爲之請尼方笑而諾命女開壺肆飲大言曰彼已

獻其金汝安得私其鼎哉女點頭潛取粥於釜盛大  
釜鉢給尾豕戲首遂戴盆氣灼而絕呼其父兄沈之  
本寬喜將貽千金女曰苟利君財何以斃盜乃爲子  
納聘酌其恩女竟歸饒氏

殷翼堂曰人知鑊在緘柄中爲盜之利器而不知粥  
在釜鉢內卽女之神機饒老不疑空門可云憤憤幸  
而子婦謀成女戎克敵然已鄰於死矣他日安捧食  
器以進翁必曰使我至今心悸

池面字

韓生迹祖餘慶人少與東峰銅佛寺僧寶巨交巨旣  
化法嗣松華亦共生食有道生者結茅於東峰之麓  
業伊吾鷄鳴將讀聞山中行人聲從紙牕漏隙窺之  
見羣僧袒半臂執刀而四顧尋有昇死人出者瘞之  
前山道生大駭旋與韓生言之韓曰吾固有疑但事  
無據又吾輩懦儒發之適足召禍未幾道生他適書  
屋遭火知其爲礙目者焚也黔撫王三善綜理庶政  
韓生以牋奏入幕一日語及銅佛寺故事撫軍蹙然  
曰是殃民久矣下吏訪之百里內多迷失女子疑盜

賊虎狼所傷而蹤蹟又杳民間謠云竹筍不食食蛤  
蚶生女半作和尚妻然寺大僧夥莫敢云何撫軍率  
輕騎掩捕衆僧就執松華遁焉拷掠備至而不言貯  
矯所撫軍令曰僧人營窟多在佛腹度佛倒地宜得  
姦狀百人牽佛心膽互怯竟日而佛不動將士益疑  
懼矣其明日毀前蓮池空明一鑑中浮大金字四曰  
阿彌陀佛衆奔告撫軍來觀韓生亦在列曰請汲池  
面水水淺而字復現則神矣不然詐也從其計水去  
而字滅命涸其池池邊隱隱聞哭聲撫軍曰機在是  
水門豁開始見地室窈然深透通於殿後僧被獲者  
數人池面字卽其所幻女子掩面嗚咽聲相應也撫  
軍錄其藉命有司分送其家而積炭爲山以鎔殿銅  
佛旣沸盡前諸僧惟在地室者懸首東峰頂寺爲煨  
燼矣松華遁後蓄髮數年投賊中變姓名爲陳其愚  
詐降於黔將撫軍推之腹心初不虞也竟爲所害韓  
生慷慨誓報獻謀於監軍擒其愚寸磔之其愚臨刑  
笑曰吾爲銅佛報仇手斃御史今死晚矣劊子抉其  
心肝黑色如鐵殆非人種云

紫亭氏曰惟禿斯毒於松華尤信矣王撫軍坦白過人竟爲文偉之續安知佞佛之徒不曰銅佛有靈哉君子謂韓生智謀士軍中納其愚之降而不一諫帷幄疎密之際於生也無怨詞焉

麻二郎

商叟家茶山富於貲人有急難閉戶託疾罕得姻款語昧吏廉得其短五體投地而乞憐不可則齶齶提而泣日盡腫乃獻之先是罹憲網里中跂望叟不以可破家叟毛髮驚落有杜公垂者不羈之士力障叟叟以金多爲餌公垂曰居奇者所爲某殊不屑慷慨數言脫叟於難里中羨叟之遇嗤杜之仁皆曰何爲若是叟自是益閉置其後杜爲人所評計千金可免呈議而囊曰羞澁時人謂叟不當膜外觀叟方數黃白於庭聞杜至足疾大作屬其子孫酌酢杜大噉酣飲作歌曰紫霞盃中有黃金堆千金一飲盡一盃吾復來金錢作龍盃作蠅飛回北邙安在哉拂衣去杜之僕麻二郎輩州人於是疾叟之背德辭杜他適杜亦不復挽之一日麻二郎引一婢獻於商叟婢字樊

娘美而慧，叟納之，而雙樊娘喜塗澤，言詞工刺譏，叟之私人嘗貨泉者，皆被蜚語逐去。一下箸，必廣搜腥膻之物，啖之而甘。盛夏則曲盡聲色之事，冬月惟擁爐臥，不飲食，亦不飢。叟故豐肌理，樊娘作羹以進，嘗少許，卽漫溺不已。日就尪瘠，每歲葺藥之耗，頗甚。叟亦厭之，先是某中貴以白璧五十事寄叟，求舊叟餉以萬鎰，而返其物中貴歸，而啟櫝則凝脂之化，黠點汚焉。大駭，以問叟，叟怖絕，入內責樊娘，蓋藏庫皆其職司也。樊娘力辨，顧玉質已壞，令叟償其價，叟不服。中貴以勢脅折財賦之半，涕泗出血，持巨槌擊樊娘，應手而斃。暑月盛，櫝將埋，麻二郎號而至，舉家愕。哈二郎謂叟何殺吾妹，不令吾撫尸哭者，訟雖死不休。叟曰：見卽無辭矣。鎰蓋視之衣服如蟬脫，中覆一大蠅形如箕，僵臥首流血。二郎慟曰：生死命也，無尸而假殮，有尸而幻化，請大官理之。徑赴訴於都臺，叟坐獄累月。遠近傳爲快事。會南御史有贖貨者，叟之子孫行苞直捕二郎於獄，詰其妖妄。二郎曰：商老多行不義，妖由人興，官若有妖之見，置民於死地，猶是妖。



也麻氏族頗衆能箝其口耶御史中餒姑繫之夜半  
獄吏聞無數小兒呼曰二郎歸也擊登聞鼓不亦壯  
哉呼畢二鳥脫械飛去商叟老疾無賴竟佯狂不知  
所云

程抑谷曰異想得未曾有誠如是憎蠅賦可不作也

種陰菌

扶溝縣西居民共井而食管氏婦當盛夏陰膺闔戶  
延爽見墻下白菌如蓋拔之供饌味絕佳羹入湯飯  
加餐努力焉經月夫歸夕引與合終夜號泣貫革維

艱諦視之中有物莖起挺而外達數日頂亭亭成菌  
疾甚不敢諱顧無能醫者村中來女尼一人云能治  
秘疾其夫延之視管尼云此陰劫也壬癸之氣孕火  
外然用吾鉛刀一割而可管呻吟云誠知贅疣爲害  
毋乃捨性命乎曰吾不龜手技有年矣法非幽閉毋  
畏驚室也攘臂竟割敷藥末少許謂管云卽愈矣一  
月內毋食井水緣陰極之火多聚於井犯則病來復  
也管如教酌盃有加禮無何其一村婦姑相染成疾  
惟年過五旬及女子不字而貞者獲免僉詢管氏延

尼治之先索酬物奏刀立效時邑中人黃郎入直縣庭有寵於大尹來村訪其舅氏小住數日竟預菌患不得已亦延尼尼曰是陽變爲陰也根株已深宜用公儀板蔡之法黃郎盡脫其鮮衣以贈尋拔其物血由臍潰昏絕復甦尼旋霏藥屑稍無苦狼狽歸歲餘涉縣有官於吳假還者橐旣豐盈四姬並寵一夕其厨人夜起聞屋後井邊窸窣聲突出獲一絨索以詣縣其人訴曰民非穿窬乃爲人役於井者詰以何役云女尼無垢授我藥囊命投井中耳捕無垢至叩頭稱死罪云聞某官多金日購媚物以娛姬人種毒翁也誠將投藥於井餌其四姬以珍重愛惜之器萌生菌人得以利其財而治之矣問何藥物曰曾治扶溝一村婦女割菌多多皆藥菌也令憤極命取猫如虎者置無垢視中而棒自外擊竟爪裂其郭廓巨杖斃之以償種陰菌之罪

砥齊氏曰女尼談理頗亦饜心置毒求利陰賊之甚矣嘗論之猫如虎者陽破陰也刀治菌者剛克柔也食菌之婦誅無垢者也投藥之賊報黃郎者也某宦

之四姬不產菌人者幸也扶溝一村婦女不負同井者非不幸也

曾仲連

魯邦瞻吳中名士好譚兵擊劍任俠尚氣槩於人無所吝惜人亦肝胆報之嘗將訪客北行月夜攜壺過憤王祠下悲歌如訴王候至貌若常人揖之入廟既坐邦瞻云大王固儒者相歎乃今始識王云君難後百年與張子房同師折節以來嗜啞叱咤之風不復然矣邦瞻云漢以魯公葬大王得無對乎日身與地

俱裂初不知項姓屬誰籍之名又屬誰也顧區區稱號哉魯亦楚公亦王耳因賦詩云魯國絃歌自有師人間漫說憤王祠重瞳偶被田夫識悔敵江陽齊荷兒邦瞻云詩為後世格調大王技殆貶耶曰音有升降聖者因乎時今日而續垓下歌亦陳陳無謂矣邦瞻引一觥謝之王鬚動如蚪相與惘欵王謂君他日北游幸為我一寄故人也問為誰何云君家仲連先生遂出一書題數字於緘象如王次仲體云先生入勞山得仙時至在平縣受其廟食猶吾之戀吳中也

君至但投書神帳中必得晤矣邦瞻辭王出門書故  
在手卒亦惘惘竟入齋過在平詣仲連祠香火正熾  
人靜後投書於帳次伸假寐則一客握手如平生歡  
邦瞻醒悟呼先生下拜卽云宗人遠來幸恕嬾散出  
憤王書與客觀之大致言神仙符契之理多不可擬  
議先生云項王進於道矣憶僕生時學書學劍畧與  
王同而爲人排解輒以自擾去清虛之道遠焉宗人  
亦吾癖也夫生當太平智何名勇何功而竊慕遊士  
縱橫之概以駭末流惑矣愛連者第勿學連幸甚邦

瞻嗒焉喪偶以詩酬教云鶴下天庭逐鬥鷄高飛猶  
不染雲霓先生一嘯無東海但入勞山首便低先生  
擊節稱是邦瞻掉頭竟去不復歸吳也

虛丹先生曰豪氣盛者雖千百年後必將入道邦瞻  
兩聞高論於仙者有緣焉若中士無項王之勇魯連  
之智而矜詡自多正如吹劍首之快何不三復此篇

### 三筮睽爻

洛人焦叟善揲蓍有程秀才者將試省闈詣焦筮易  
遇睽爻云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

之孤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是科竟捷焦叟來賀程云爰詞深切著明若爲我設也先赴省無伴子然行出門時見花猪出於河下泥濘其鬣人城逢賣傀儡人輦而行市時寓舍左爲武人校射庭右則弓肆三更將入場隣家有無賴子生劫其所聘妻者闔中所坐土舍則雨字號也遂以獲雋非神驗歟越數年程有猶子久客不歸復從焦筮又前爰也一日備至叩以濡滯故並誦爰詞猶子素靈警瞿然曰信矣吾在寓中讀王無雙傳疑卽孤也他舍客路彭生來話

彭生姓名疑卽豕負塗也因得交符籙道士鳳植烏九首者疑卽鬼車也出其所畫射工蟲爲主人所覺而被繫及余射工爲短弧疑卽先張之弧也有鄭總旗識余力救得免鄭伯之旗螿弧疑卽後脫之弧也途中結伴得孫劉兩君疑卽冠婚媾也昨見鄉人賣篋周姓者解衣贈余而得歸疑卽遇雨吉也程叫絕書以報焦焉未幾程氏暮失其僕又筮於焦爰成焦曰異哉君三筮而三遇睽孤矣三日後竟獲其僕程責詰之始以實吐程復詣焦述云易奇而法殆愈

出不窮焉請以僕之事演之曰睽孤見豕負塗者一  
賣瓜子人引僕入土窖狎小妓亥娘也日載鬼一車  
者有魏姓捕人乘兩馬至而縛之歸也日先張之弧  
後脫之弧者其大郎婦囚僕馬矢中其二郎婦拾馬  
矢爲薪而釋僕囚也日匪寇婚媾者同時被放一女  
冠一媒合人也日往遇雨則吉者僕受劓跳一足陷  
門如商羊舞而逢偵者阿喜也焦叟驚歎志三策云  
昔一士將銓縣令筮爻詞得王用享于岐山之句竟  
注陝之岐山縣當赴任日謂所親曰岐山之行吾殆  
不返矣不然爻請中享字豈衍文耶竟卒於官是知  
著用長止不必乞靈於他卜

棠三傑

齊棠姜以淫死其君臣戾氣深焉數千年而其邑出  
三傑一曰廣文羊子桃頰然偉形賦性尤蕩嘗曰昔  
蒞盤中無不羈人久矣風流跌宕非我而誰過生徒  
不以範青錢餽多者執手若友昆羞澁之衿閉戶而  
撻之無虛矢惟獻媚於妻號師氏鮮衣盛鬢三旬餘  
飾如稚姬登明倫堂舉酒梳齊其眉市人爲梨園戲

有營臺而觀者士女環矚則學官夫婦也一鬢婦頗  
光澤羊挑之欲婦號而出擊縣鼓羊急詣縣令却之  
丐師氏由令之孺人閑說乘羊之輿垂廉入縣門仍  
持廣文刺令以再至宜接簾捲璆然珮聲令返走入  
內師氏從之賴孺人賢勸令掩羊之過遂鬻婦而笞  
其夫他日令謂羊曰執鬻踏踏見此良人羊對云伐  
鼓淵淵言告師氏尚頽放無耻焉一傑也一  
苟如駢身短而慾長急遽無次第操越音三四語津  
液必吐地衣冠士賤之苟夸大謂主簿爵九品不立

威且以褻練雀章也元旦杖書識二人民不爲拱立  
呼擊其腮不十日所部胥役皆撻遍一夕都亡去苟  
咄咄以印授其妻走馬訴大吏卒無人直之遂雇丐  
者二人執杖呵道嘗從人稱貸語雜沓夢之以詛  
呪人拂其志背面必大言曰渠無以結我會遭毒手  
請試吾技耳終亦無能事有所獲沒齒無還想或索  
之逋則驕不可耐曰我三尹也清貧吏豈識財東道  
哉僦民居半月再遷市販之夫齒其名卽嘔吐或夜  
書其門曰語無句鞭無度借錢無路寄居無處苟哉

苟哉短主簿又一傑也一日聞官牛大心衣履狀貌  
不涉時態而鄙惡過尋常其祖父有聲於朝大心持  
無賴妾有過杖於階子服役如官奴日給飯直已則  
共僕人婦飲夜彈琵琶歌俚曲命其妾執壺觴侍為  
僕別買一媼不得與其婦寢處嘗食寒具呼其子命  
先嘗竟不肯呼犬食遂斃鎖其子月餘尋釋蓋食中  
毒子所置而僕婦覺之以告也然其妾竟以救救楚  
飲毒死堂下同官來弔製急淚者獨苟如騏耳大心  
既淫而貪遇貢舫取閩蘭之在盆者冀以售利河御  
史將褫責之倖而免既知為衆論所排啟其長官云  
身非貞士不能與嬖婢無緣家有達官何至為輿人  
不齒聞者噴飯又一傑也

復堂氏曰盲人瞎馬並峙三雄刻魍魎之形不煩鼎  
鑄矣劈分三扇又不襲史公合傳之體而得其神

釘蜈蚣

古安宜縣傍湖永鄉浦氏兄弟中田葦茅屋三間棲  
息夏夜鄰村人藝葦熏蚋祖而納涼更餘見林中一  
物如虵行頭戴一燈光照墻堵尾亦如之身皆細燈



穿結其人驚呼物條入浦氏舍光沒焉後每年有疾雷震其地羊犬多驚死相疑爲前物之致不知何妖冬月雲騰風發浦氏閉閤有剝啄者二人自稱嶺南石姓兄弟泊舟城南散步來此與二浦談日暮方去明日復來周視屋梁咄咄作番語不可辨其三日門曉啟則二石在焉謂二浦云此數椽舍肯見賣否吾兄弟將僑居以俟海客二浦大言曰吾鄉地闊一寸金家雖貧不至賣屋二石笑曰土地非吾所欲惟所居屋蔽風雨者能以畀予餅金當不靳耳浦之弟私謂其兄曰粵遠方人宜可詐也索五百何如兄忻然從之二石曰卽千金亦不難但交易無後言斯可二浦喜非分倩他人作券屋破毀地仍歸主人千金旣交二浦移鄰村二石便室處鄰村好事者徵覘其異始亦嘖汲無奇意旬餘二石又而購貯炭空簍十餘器於鐵人家爲巨釘二枚長盈尺爲兩斧柄桃木牲醴香帛肩荷而歸又借近村升屋梯亦二之覘者殊無以測其用一夕五更二石沐浴起陳祭物於門中拜祝虔切翻兩唇作梵語旣以梯置屋脊旁左右齊

上二石攜斧擊釘厲聲曰著著釘食於本屋梁憂憂  
然二石跳而下踴躍曰在在因僱人發屋並買舟下  
吳門觀者圍數重茅旣盡梁之上橫巨大蜈蚣蟲首  
尾被釘黑皮可鏡面百足如利鉤腐梁木二石命牽  
屋倒之出所帶舊劍切物有聲分數寸段以實其囊  
舉手謝隣里二浦亦送之舟中叩其精識云城南見  
寶光在湖濱故物色至此二浦因言往年隣村所見  
燈異云是矣首尾兩明珠身中多小珠也是物不畏  
雷火然聞雷則病甚而生珠吾祭之而禁以咒所由

受釘也不然且拔屋去矣問珠直幾多笑云僕至蘇  
臺始知非吾兄弟所能逆料二浦竟惘惘也  
喬鷗時曰物也橫據屋梁幾於無患無爭矣而珠光  
照耀旋爲粵賈所殲識者比之焚身之象人之挾厚  
貴而肆其毒者如燕巢幕上不亦危哉作者殆深於  
寓言非徒述異

